岁时纪 纳凉百态

好汉不挣六月钱

文/陈默

俗话说,“热在三伏”。作为一年中气温最高,潮湿且闷热的时段,三伏天被认为是“最难熬的日子”。在没有空调的古代,老祖宗靠啥续命?其实,当你走进博物馆,老祖宗那松弛的“消夏”画风,足以窥见古人跨越时空的“纳凉智慧”。

清人仿宋图册 河南博物院藏

《清人仿宋图册》是河南博物馆馆藏的清代作品,描绘的是宋人消夏图景。我参观时就想,和此图相比,现在的天幕,那真是太简陋了。书卷、香炉、案头清供、乐器、文房用具等等这些不太日常的雅物是所有古代“消夏图”中常见的陈设。其实这和“消夏”没有什么直接联系。或许,只是古代那些士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怀。

农村有句老话,“好汉不挣六月钱”,意思是说,6月份这么热的月份,是不适宜下田耕地的。如果大热天去田地里耕种,是很容易晒伤,搞坏身体的。所以,这个钱吃不消赚。

关于夏天,古今中外,有同一个主题,那就是“躺平”。

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书信里说:“我要拼命尽量多赚一点钱,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都不干”;鲁迅说:“热,极热,上半天玩,下半天睡觉”;胡适说:“天热不能做事。”

这些标识都记录在他们的作品集里,看来他们都同意“好汉不挣六月钱”这个观点,用现代人的话说,就是夏季宜躺平。古代没有“躺平”这个词,白居易说:“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,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”这个时候,人怎么办呢?古人说,要高卧。

高卧,乃指安闲舒适之躺卧,如同高枕无忧,悠然自得。古人常以此形容生活闲适,无忧无虑之态。《晋书》记载:“陶潜尝言夏月虚闲,高卧北窗之下,清风飒至,自谓羲皇上人。”此即高卧之安逸的写照。当然,中国人总会把客观与自然的东西,赋予精神内涵。于是,高卧就有了隐居不仕,超脱尘世的含意。古人多有才情横溢却假装不愿涉足仕途者,他们以高卧为饵,一边表达了对世俗名利的淡泊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,一边等待着朝廷的召唤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御史中丞高崧对谢安说:“卿屡违朝旨,高卧东山,诸人每相与言:‘安石不肯出,将如苍生何?’”高卧不是真的卧,消夏也不同于“躺平”,就好比契诃夫在消夏前要拼命干一下活,休息一阵,再干一阵活。也因此,谢安结束高卧就出入朝廷,终成名臣。

谢安高卧的地方,称为东山,按史书的记载在会稽山阴县。这个地方,是东晋人“躺平”或者说高卧的圣地,因为距离不远,连带着我们萧山也进入了那些隐士的视野。比如许询,他一面把城里的大宅捐了,一面在郊外城西的山上建个房子,住在山里的房子,终于可以远眺钱塘江,他萧然自适,就有了萧山这个名字。可见萧山这个名字和夏天的关联很大,因为我想大冬天,这个许询也不可能住到山上受虐,还“萧然自适”。所以萧山这个名字,本该是安静、自然的。俯瞰了钱塘江的潮起潮落,更能对生命有从容的领悟。

其实,所谓的“躺平”,并不是什么也不干,而是在政治上不追求,在精神的世界里不断充实自己。那种无所事事的发呆,也并非文人雅士的追求,不然时间就会失去意义。北宋诗人唐子西说:“山静似太古,日长如小年。”苏东坡也发表感言:“无事此静坐,一日是两日。若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。”既然这样,就该找点事干。

在谢安高卧的山阴,这些人在暮春就聚首了。他们写道:永和九年,岁在癸丑,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?“快然自足,不知老之将至。”倘若真是日长如小年,那哪有快乐可言。

人生不在这里追求,就在那里探索。什么是快然自足?《论语·述而》说: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无论哪一种姿态,唯有“乐”的姿态,才是最好的姿态。

倾听夏虫歌唱

文/程应峰

夜色如轻轻抖开的缎带,从屋檐垂落,铺满整个庭院。月亮低悬,恰似一枚打磨得极薄的银片嵌在墨蓝的绸面上,边缘透出冷寒的微芒。风从稻田深处吹来,带着潮湿的泥土味、稻穗的青涩味,还有一丝细微的、不易觉察的苦香,那是苦楝树在夜里悄悄打开的花。

小时候的夜晚,没有空调,没有手机,连电灯都昏黄如豆。我常常坐在窗前,吹着窗外的风,一手支着下颌,倾听夏虫的歌唱。

“吱”的一声,有一根丝线从黑暗里被挑起来,颤颤巍巍,悬在耳廓。紧接着,第二声、第三声……无数声,从草丛深处、从瓦缝之间、从丝瓜架纠缠的藤蔓里,一齐涌出。它们并不整齐,却有一种奇异的默契:高高低低、远远近近,像一场没有指挥的合唱,又像一场没有目的的祈祷。

我屏声静气,生怕惊扰它们。可它们根本不在乎我。它们的世界里,此刻只有月光、露水,以及即将到来的黎明。

更多的时候,我躺在竹床上,祖母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拍着我的背。窗外是整片整片的蛙鸣,窗内是虫声。我分不清哪一声是蟋蟀,哪一声是金铃子,只觉得它们都在争相歌唱。它们唱得越响,我睡得越沉。梦里,我变成一只透明的、会发光的虫子,翅膀上缀满露水,飞过稻田,飞过荷塘,飞过祖母的蒲扇,一直飞到月亮上去。

醒来时,天已微亮。虫声稀疏了,像散场的戏台,只剩零星的锣鼓。我揉着眼睛,看见祖母坐在小矮凳上剥毛豆,指尖沾着淡青的汁水。她抬头冲我笑,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整个夏天的温柔。

“虫儿唱累了,歇息去了。”她说。

后来,我离开故乡,去了陌生的城市。城市的夜晚没有虫声。只有空调外机的轰鸣、汽车驶过积水的声响、偶尔几声被霓虹惊起的鸟啼。我住在四楼,窗户关得严丝合缝,试图把整个夏天关在玻璃之外。失眠时,我总会想起那些虫声:它们现在在哪里?是否还在故乡的草丛里,一声接一声地唱?

又一年夏天,我回老家探望。老屋已易主,父亲在国道旁起了一栋房子,一切显得亮堂洁净。院子里铺了水泥,打了井;门前,新移栽了桂花树,还有一方开满荷花的荷塘。夜里,我躺在新居的床上,窗外,夏虫声声,直入耳廓,让我一下子陷入了对过往时光的记忆。

我赤脚走到窗前,踩着月光,静心倾听,在夜蝉的鸣叫里,我似乎听到了祖母说话的声音。

科学家说,蝉的鸣叫是胸腔共振的结果,蟋蟀的振翅是为了划定领地。它们并不知道什么是“歌”,更不知道有人在黑夜里为之倾听。在倾听者的耳廓里,它们在以整个夏天,唱一首关于短暂与永恒的诗。它们知道,自己只有一季的光阴,所以要把每一声都唱得饱满、唱得热烈,唱得让月亮都忍不住俯身倾听。

就像离世多年的祖母,用她布满老茧的手,每天不遗余力地剥毛豆,把最嫩的豆子留给我,把所有的爱都藏进日复一日清淡而淡青的汤里。

有月光的城市夏夜,我站在阳台上,听一只误入花盆的蟋蟀在歌唱。它唱得小心翼翼,怕惊扰了谁,又像怕自己被惊扰。我把纱窗推开一条缝。它停顿了一下,又继续唱。这一次,声音大了些,带着一点试探,一点任性。

我知道,夏虫从来不是为任何人歌唱。它们只是歌唱,因为必须歌唱。就像河流必须流淌,星星必须闪烁,人生必须拥有思念一样。听这只孤独的蟋蟀歌唱,我感受到了整个夏天在合唱。虫子们在草丛里,在月光下,在露水中唱出了生命的旷远辽阔。

『转弯抹角』中见古人生活气

文/王太生

读旧籍,觉得这都是些记载古人陈年往事的文字,大都是一些生活的日常,不过正是这些点滴与细节,构成了古代人生活的日常,让人印象深刻。

吾乡县志中有一段记录乡人王小眉的的文字,兹录如下:

“王家望,字小眉。居西园,古松老梅,藤萝蔓络,草深迳僻,绝远尘嚣。曾有昏夜叩门寄囊金者,坚拒弗纳曰:‘我寒士也,家忽有此物,恐为祸妖。’卒麾之去。其清高之节,率多类此。”

读这段文字,恍若看见王小眉在一条街巷的路口转弯往前走,往家里走,文字里记载的是他在转弯抹角的小巷深处往家中走时所遇到的事。

两百年后,当我读到这段文字,他再一次在文字中“活”了起来。

古人在旧籍中转弯抹角。他去拜访朋友,转过板桥,老远就看到朋友家了,柴扉小院,门墙上爬满丝瓜藤萝。

或者看见古人于一条油菜花丛中的小路在走,油菜已结籽,花秆有一人多高,那个人要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,他这是去拜访亲戚,走着走着,拐个弯,一眨眼,就消失在油菜花丛之中。

在旧籍中望见古人转弯抹角,他这是往纵深里去,往人少的地方去,走进了一座城的烟火深处,所以让人入神,也就随之一道身临其境。

细节反映生活的日常总是更让人印象深刻。

一位晚清乡人退庵先生乘船去拜访水乡古村。他在笔记《吉祥庵》中这样记述:“余近搜集邑中金石,或告余北乡桑家湾,庙有古碑……庚寅秋,驾小舟往吉沟观获,携纸笔置篋中。过桑家湾,见岸侧有庙。遂舍舟登岸,入庙门,见殿之西廊,巨碑在焉。乃《重建吉祥庵碑记》,刘公人斋撰,时天启二年也。”

不庸赘述,桑家湾系一古村,村庄临水而居,想当时古人驾舟而往,现今依然可以听到水面上“嘭嘭”的帆船声。我在文字中看到两百年前,一个住在城里的清瘦文人,开启了他的寻幽探古之旅。

古人在旧籍里转弯抹角,多用的是动词,表现神态和动作,或走路,风尘仆仆;或划船,出入烟波里……

一个人一直往前走,只看得到背影和他模糊的轮廓。如果他在走的过程中转弯,便可以看见他的侧影和表情,这个人的走动就鲜活起来,他转过一个弯,再转一个弯,走进了一个院落或一间房,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。

旧籍中转弯抹角的古人,比坐着、站着、沉默静止着,更鲜活。

假如画一幅图,画坐着或站着的人,没有比画生活日子过程转弯的人更引人入胜。他在走着,行动着,更贴近生活,透视出生活的质感。

生活本来就是一幅画,转弯抹角的地方都有些什么?

有一爿卤菜店,在两间房子山墙直角的地方,支楞起一个简易棚子,案板着摆着油汪汪,软烂的猪头肉,这其实是一处绝好的市口,路过的人顺便买一包带回家去,家中有老婆和孩子在眼巴巴地等着一起吃晚饭呢。

有一剃头店,有个小孩正在剃一个“桃子头”。桃子头是那时“惯宝宝”的标配。小孩不听话,不肯理发剃头,大人就只好摁着他,在哭闹声中勉勉强强把头发剃好了,剃了一个抢眼的“桃子头”。此时路过的人,也被这情形所感染,他摸摸自己头,也好久没有理发了,于是蹩足进得这三五平方的小店铺,刮刮八字胡,剃一个锃亮舒服的大光头。

还有一个水果摊,红的黄的橙的水果摆放整齐,具备看相和卖相,适宜画静物油画。那时候,水果摊有卖“挖剐”水果,就是把水果碰伤变坏的部分给剔除掉,再削价贱卖,贪图便宜的路人,正好看见,顺便买上两斤带回去。

在旧籍中看到古人转弯抹角,他会带你去一处从未去过的地方。

转弯抹角就是生活,带着你走进深邃的风景和日常生活里的小细节。

那地方有山,那地方有河——高山大河。